

人间物语

片羽

外面的世界

| 小娟文 |

那天，我从医院出来，登上了210路公交车。

深蓝色的车厢里很清冷。我环视四周，快步走到自己习惯的座位——车后部一个靠窗的位置。调了个舒适的姿势，放下背包，长舒了口气。天色灰暗。我蜷缩在座椅上，放疗后产生的困倦一阵阵袭来……

“娟娟，有人在耳边悄声叫我的乳名。

“爸——爸！”我惊喜地喊出来。

“车厢好宽敞啊。”爸爸前后扭头东瞅西看。

这时，我发现太阳出来了，刚才铅灰色的乌云好像镶上了一层金边。爸爸穿件紫白相间的格子西装，每个白格子都反射着光，亮得晃眼。他的面庞也放着光，看到我，从内心绽放出轻柔的微笑。

我像被一股外力弹起，所有的疲倦都跑光，一把抓住爸爸的手，仰头望天。啊，上天终于给我机会了。

“来，爸，我带您去看外面的世界。”

爸爸一辈子活得讲究。爱干净，爱花草，爱旅游。对女儿更是溺爱。我干什么家务他都不让。总是说，我来我来。水果削了皮递到我手里，连吃完的果核他都等着去扔掉。我妈说，你就惯着吧，惯得什么都不会干，以后嫁了人怎么办？

出国的时候，他要送我到机场，我没让。他送我下楼，披着的外衣从一侧的肩膀垂下来，眼睛躲着我，又不时地瞄我一眼。我没哭，反而笑了，轻松地说，爸，等我安顿好了，有机会就带您看外面的世界。他的眼睛一下就亮了，“娟娟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我会打扫卫生，给你做饭——”

“您好好保重身体，”我打断了他的话，“等着我来接您。”

他拍拍胸脯，“我能活百岁呢。”

车驶过狮门大桥，便是史丹利公园——加拿大最大的市内森林公园。我拉着爸爸的手走进，迎面就看到迎春花。金黄色的花瓣很小，一个个摇头晃脑野生野长，仿佛向人们展示着生的自由和快乐。不远处是繁密的杜鹃，玫瑰色、鲜红色、暗红色的花冠模样华贵。再往前，早樱也开了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，如少女般娇嫩妩媚。天穹飘着蓝色的云。爸爸腰板挺直，漫步在花丛里，眼角透着笑纹。

沿着树丛的小径我们向上攀登，爸爸走在前。我

专心致志地观察，他没有气喘，健步行走。我很欣慰，想着就这样永远陪着他。

然而，心里一阵抽痛。有句话，一直像刺扎在心头。我想说，可喉咙好像被什么哽住。淡绿色的阴影里一根长长的柳枝伸出来，上下摇动。我犹豫了几秒，父亲已经走远了。我拨开柳枝跑了几步，追上他，并排往坡下走去。

钻出森林，辽阔的太平洋“曜”地展现开来，宛如老天抖开了一面蓝色的绸缎。海鸥在低空画着符号。海浪被风推着，层层叠加，一波高过一波，翻滚着涌向岸边，最后在岩石上“哗”地一声，撞击出壮烈的水花。

爸爸好像有些激动，紧跑几步来到岸边，脚插进浪里，时而走走，时而停下。然后抬起头，眯起一只眼，另一只却闭着，像是在对着远方的什么目标凝视。

我记起出国前的那个夏天，父亲带我去北戴河旅游，我俩背靠背地坐在海边。浪花溅起来哗哗地响，打湿了他的裤脚我的裙子。他一只手放在眉梢，也是这样凝视，仿佛要一眼看穿大海的对面。他没有转头看我，但嘴里却轻轻说，孩子，国外如果生活不行，就回来，还有爸爸。

就是这句话一直支撑着我，无论在国外如何艰难。

一朵白云飘至，宛如天使的翅膀掠过大地。天海连成了蔚蓝，细细的碧浪拧成了一缕缕的思念。

“爸爸，”我鼓了鼓气，想说出那句话，但张口吐出的却是，“我带您去看枫叶吧。”

剑桥路是世界著名的枫叶街。这里不是居高临下，而是让你置身在枫叶满林之中。立于街道两旁的枫树高大，枝干呈弓字形，从左右两边向中央探伸，宛如久别相逢的情侣，迫不及待地扑向对方，茂密的叶子在树尖处交融，搭成

一座巨型的火红长廊。风吹来，枫叶就像情侣分离，缠绵着在空中徐徐旋转，打着圈，一片落向这边，一片落向那边。

我捡起一片枫叶，交到爸爸手上。暗红色的叶根如血脉，根根呈辐射状向中心延伸。叶子的五个角微带枯黄，父亲用手摩挲。叶子映着爸爸的脸，夕阳照着枫树。

我留意到父亲隐忍的忧伤，扬了扬手，“走，爸，还有雪山呢，您不是喜欢爬山么？”我指着高山，那可是著名的滑雪胜地。在那儿，可以看到巍峨的雪峰，镜面般的雪墙，直插云霄的碧绿雪松……您不知道，雪山有多壮观，简直就像身临天堂。爸爸轻轻摇摇头：“不了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
“回去？不！”我紧紧揪住父亲，“我要带您看遍外面的世界。”奇怪，他变得很小，瘦弱如少年，冰凉，僵硬。“春到了看花，秋来了落叶。挺好。”他滑出我的手掌，目光里散溢着彻底的安宁。

“爸爸，”我眼含泪水，追在他的背后。我说过带您看外面的世界，陪您至百岁，可我……心里的那根刺在纵深，伤口在胀裂。疫情这三年，时间和空间变得模糊，密不透风。似乎什么都发生了，又什么都没发生。

“爸爸，对不起，”我急切地喘着气，期待看到他那温和的眼神。

可身边，再也没有了父亲。只有路口的风，呜呜地叫。

“这位乘客，请醒醒，”巴士司机拍我的肩膀，“你已经坐到终点站了。”

我猛地抬头。窗外，雪下大了，漫天飞舞。有个雪片落在我座位旁的车窗上，紧贴着我。凛冽的风吹得浑身战栗，它却抗拒着不舍离去。

我伸出手，隔着玻璃抚摸它。雪花突然抖了抖，飘向远处那白雪覆盖的山峰。

金樱子花饼

| 吴丽娟文 |

暮春，漫山遍野的金樱子花都开好了。

有白蝴蝶闯入洁白花群，一时间，分不清是扇动的翅膀还是风动的花瓣。

白色的花儿相比彩色的花朵，香味要更沁人心脾。仿佛一个内心笃定、气场十足的女人，不再需要用花枝招展的穿着来吸引别人的眼球，她的气质，她的魅力会从骨子里透出来，那种美不张扬，恰如其分，如金樱子花。

真正开始去了解 and 喜欢这花儿，是因为两年前在好朋友兼知心姐姐大蔚蔚家吃了她做的金樱子花饼。花饼绵密软糯，透出与众不同的馨香，让我一吃难忘。之后，一心想让大蔚蔚带着我采花煎饼，却因各有各的忙碌，很难凑到一起。上周六回老家，拉着父亲和发小，拎着小竹篮漫山遍野地去寻金樱子花。这些白色的花朵喜欢生长在向阳的山野、田边，还有溪畔和灌木丛中，幸而发小带了长筒雨靴和迷彩服，即便是藏在障碍重重的灌木丛里的金樱子花，也能够被他采到。

从小与大自然打交道的父亲，对于植物的秉性和特点，有着自己的了解。他告诉我，金樱子全身都是宝，花朵有降血脂和止咳平喘的功效，果实可以熬糖或酿酒，根和叶子均可入药。对于金樱子，我也有着自己的童年记忆，果实成熟了呈紫褐色的梨状，周围被毛刺保护着。为了甜蜜的果实，年幼的我们不顾小毛刺的阻碍，伸出稚嫩的小手去采摘，再将摘得的果实扔到干净的大石头上，用小石块磨蹭，将毛刺去除之后食用。那小果实里有限的甜蜜却带给年幼的我们无限的欢乐。

采花也是有讲究的，只取白色花瓣，并不伤害花瓣底下的金樱子（为了拍照更好看，我们也采了一小部分带稚嫩小果实的整朵花，罪过罪过）。花瓣被我们采回家一瓣一瓣地洗净，再放在小竹筛上晾干。

虽借三人之力采了许多花瓣，而我的心是忐忑的，我只吃过大蔚蔚做的花饼，却从来也没有做过！还好，我的朋友当中，有厨神级别的舒俊峰大哥。舒大哥是我读书会认识的书友，他和妻子的生活像极了《浮生六记》里的沈三白和陈芸，他们把家里和茶室都装点得特别古朴。家具物什多为古物，老物件散发出温暖敦厚的质感令人安静。我喜欢亲近他们，老是在他

们的私家厨房兼茶室里蹭茶喝。

我带着我洗净的金樱子花去茶室拜访舒大哥，告诉他我要做金樱子花饼。他一脸淡定地说，那太简单了。

刚采摘的金樱子花带着微微的苦涩，需要煮沸之后褪水三天。褪水的过程中，还要时常换水。等待了三天，金樱子花小历时光之淬，褪去苦与涩，只留下淡淡清香。

舒大哥家有石磨，米粉自然是用石磨来磨。看着被泡得微微发亮的白色粳米被磨成米浆，从敦实的石块与石块间喷涌而出，心底莫名地涌现出一股对食材、对食物的敬畏之感。中国人对于食物的要求很高，不仅要好吃，要吃出趣味，还时常吃出了“形而上”的感觉。虽然有机器可以代劳，但用传统的石磨来碾磨米浆，既是对食材的一种珍视，也让整个准备食材的过程变得仪式感十足。这种“形式大于内容”的食材准备过程，对于饮食文化而言是浪漫，是趣味，更是一种艺术。

而其余食材，如椴木香菇丁，切碎的五花肉，还有为了让米饼看起来更加鲜艳美丽的碎洋葱丁（一般人不会用洋葱，也可以用胡萝卜等其他食材替代）都是舒大哥准备的。食材准备就绪，便可将捣碎的金樱子花和进米浆里，再加入香菇丁、洋葱丁、五花肉丁、盐，最后点缀上细碎的绿色小葱花，便可下锅煎饼了。

煎饼用的是平底锅。待油烧热，就可以将调配好的食材舀进锅里摊平，分面煎熟，其制作和煎法类似做社稷。煎饼的那天晚上，我们几个好朋友都在舒大哥家喝茶。第一个饼煎出锅，舒大哥用四周布满青花瓷的盘子盛装，加一枝小薄荷点缀，摆在古色古香的四方桌中间，几秒钟就被我们几个吃货分食完毕。

几样食材绵密地缠绵在米饼内，那糯香瞬间让味蕾一一苏醒。加了少许洋葱的金樱子花饼让味道变得矜持而放纵，椴木菇的香混杂金樱子花香让饼的味道灵动妥帖。无须赘言，光盘就是美味最好的佐证。

庆元很多地方，立夏当天煎金樱子花饼、吃立夏羹，是流传了很久的习俗。孤陋寡闻的我则是在吃过自己参与做的金樱子花饼之后，才知道这样的习俗。不过，这个时候知道，并把它记录下来，也不失为一种最好的安排。



朱顶红 摄影 曹风增